



【浮世绘】

## 搭高铁的大妈

□王秋女

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,从老家搭高铁去上海。小城的火车站,坐落在偏远城郊的山脚下。朋友送我和孩子到火车站,取好票,长假乘客多,安检处已经排起了长队,我看时间差不多了,赶紧接着队伍末尾排了上去。

朋友站在我身边,我侧过头跟他说话时,紧挨着我后面的大妈很贸然地打断我们,问现在几点了,我有点不悦于她的无理,但还是耐心地答:“11点半。”她又问:“那几点开啊?”我刚想说你不会自己看下车票上的时间啊,转过头看到她那身打扮:一头乱糟糟的短发,一件黑底大红花松垮垮的短袖上衣,下面是条皱巴巴的花裤子,像是睡裤,脚上竟然就趿拉着双海绵拖鞋,手上则拎了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。我把不耐烦的神情敛了回去,答:“12:01开。”她一听,大声嚷嚷起来:“还有半个钟头呢!都是他爸,催命一样,早晚得还有这么多时间,蛮好去菜地里掐把番薯藤,我们就是这个村的,还怕赶不及啊?要坐三个多钟头车呢,又没什么事好做,本来在车上把番薯藤的皮撕干净,等到了上海,刚好烧晚饭时添碗菜。你说这上海啊,什么都要花钱票买!我以前去那边菜场,就那么一小把番薯藤,要五块钞票,抢钞票啊?我们这儿喂猪的!”她边说边放下那只蛇皮袋,比划着给我们看。

我和朋友都捂了嘴,不好意思笑出声来,反正排着队也没事做,就和她聊起来:“大妈,你去上海是不是带孙子啊?”“是啊,儿子昨天打电话来,说自己明天要出差,没想到媳妇临时也要出差,孩子没人接送,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买票,结果没票了,只买到站票。”站票!我看看她那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,显然分量不轻,这个年纪,一大袋行李,站上三个多小时,真够呛!忍不住说:“这么急啊,你没问问明天有没有位置?”“明天来不及啊,我们明天一大早的飞机,我明天早上就得送孙子上学呢。一等座还有票,儿子叫我买一等座,我没舍得,要贵100多块呢!反正也就三个钟头,站站就到了。我们农民,地里干活,哪能坐着?连站都站不直,弯着腰!这100多块,我能买五六斤排骨了!”

她突然又嚷嚷起来:“哎呀,买好的10斤排骨忘带了!都一包包放冰箱里冻好了,我说早点拿出来,他爸非说怕路上坏了,要临走时再拿出来,这下好了,给忘了!”

这下我们都顾不上捂嘴巴了,笑着劝她,“大妈,还怕上海没排骨卖啊?”

番薯藤来不及掐,排骨又忘带了,她顿时蔫了下来,懊恼地说:“上海排骨当然有,贵!我们这儿20多块一斤,那边要40多块,有次我媳妇在超市买了盒排骨,说是有什么有机的,一盒就几小块,竟然要50多块钞票!什么有机不有机,我们乡下的才有有机,农民自己养的土猪,肉炖起来媳妇孙子都说香!我早上一接到儿子电话,就给村里卖肉的老赵打招呼,叫他把排骨给我留着,今天赶早过去,把他摊子里的排骨都包圆了,结果也给忘了!”

终于开始检票了,人群向前慢慢移动,大妈蔫蔫地拎起她的蛇皮袋也往前挪。朋友送到检票口,只得把行李交给我自己拎,大妈看我一手拖孩子,一手拖行李,非要抢过我的一个包,一直帮我拿到月台。她让我帮她看票是哪个车厢的,我一看,她在3号车厢,我们在5号。她提着我的包一直送我们上了5号车厢找到位置安顿下来,才打算往3号挤过去。我犹豫了一下,叫住她。

我和孩子买了两张票,把扶手打开,让孩子坐在中间,给她腾出大半个位置来。她一再推辞,终于很感激地坐下来。车子开动没一会儿,列车员推着餐车过来了,我问她吃饭了没,她说,慌里慌张哪来得及啊!我就跟列车员说来两个盒饭。她死活拦着不让,说儿子喜欢吃老家的发糕,昨晚连夜赶着做了一笼,等会儿吃块垫垫饥就行了。说到这里,她马上去包里翻,非要塞给我一大块发糕让我尝尝,我推辞不过接了过来,老酵头发酵,加了自家土红糖的发糕,果然好吃,既香又有嚼劲。

三个小时也快,眼看着要进站了,我问她儿子来接吗,她连连点头:“来接的,我不识字,他怕我走丢了,让我出来就站着不动,把手机拿在手上,他过来找我!”

下了车,她又一把握着我的包,一直拎到闸机出来,才还给我,说自己在这里等儿子来接。

我到底有点不放心,陪她一起站着。没一会儿,她手上的老年手机响了,很快一个身形高大、穿着体面的男子走了过来,边挂电话边冲着她叫了声“姆妈”,然后拎起她那个大蛇皮袋。她跟我摇摇手,趿拉着拖鞋,趑趑跚跚地跟在男子后面,很快淹没在人群中。

【有所思】

## 晚秋的藤蔓

□雪樱

辛丑之秋雨水如此肆虐,持续不歇地下,铆足力气地下,抬高了泉水地下水位,也浸泡了来不及抢收的庄稼,它仿佛要提前预支冬的汹涌寒意,给人们一记警醒。小区单元楼前面用砖石垒砌的一方小花园,也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,花红碾落成泥,一地的萧瑟与委顿,唯有架子最上方的藤蔓还在冒着新绿,使我想起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的诗,“我想活着,活着好像强韧的藤蔓/好像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未来。”

好久不见种花的老太,以前总是看到她弯着身子在小花园里侍弄花草,或剪枝掐叶,或翻土倒盆,或施肥打药,滑在鼻翼上的老花镜,倒映着方寸之间的热烈与芬芳。老头呢,偏瘫,半身不遂,在屋里窗前伸着脖子眺望,时不时嘴里咕哝几句。老太只顾埋头干活,手工缝制的碎花套袖和方格围裙,流露出一以贯之的朴素和俭省。老太是妇科医生,老头是大学教授,两人都年过八旬,独居,这处小花园就是他们的乐趣。经常有熊孩子一窝蜂地闯入,有带孩子的过来玩玩,她满脸不悦,举起铁丝制作的防护网,驱赶这个,呵斥那个,有种“风能进,雨能进,国王不能进”的气势。然而,每年无花果熟了的时候,她总会捧出几个分给小孩子们品尝。

平日里,除了外出买菜,老太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小花园里。有人到后面过道晒衣服,她不允许,把人家晒的衣服收起来,此后没人再去晒,那一方乐园变得安静起来;有人不明就把私家车停在小花园前面的空地上,第二天早上车主准能吃到她的“黄牌”警告,轻言慢语,却说得对方无地自容。仔细瞧瞧,她种的花也很常见,玫瑰、月季、菊花、茉莉、薄荷等,却开得煞是规整,使人养眼又养心;而那些破瓦罐、旧花盆、瓷盘子,经过她的巧手装扮,变得焕然一新,有格局,有边角,能够窥见四季的印迹,找寻到“风微仅足吹花片,雨细才能见水痕”的细微之美。听邻居说,她很注重保养,吃穿用度皆有规律,每天煮饭有定数,鱼肉蛋奶也有定量,连日常生活的耗费也有计划,不可超标。每年过冬前,都会见到她采购几箱子红富士苹果和几袋刚碾的新大米,有人直接送到家里。老头凡事听她安排,后来老头病重卧床,她自己在小花园里忙碌,过一会儿屋里就会传出敲玻璃的声响,那是老头喊她“该喝水了”或“要上厕所”。

都说人老了身边需要人,但从来不见老太吆喝儿女,儿女过来也是看看就走,很多时候连饭也不管,或许他们习惯了不被打扰的生活。就在这个夏末,老头永远地离开了,小花园的主人第一次“歇业”,她把自己关在屋里,隔着窗户看花草一点点地凋

零,看着小花园一点点地荒芜。她比以前更瘦小了,依然是独来独往,却再也见不到她开着充电小汽车神采奕奕去菜市场买菜了,再也见不到她滑着鼻翼上的老花镜,大声喊:“老头子,给我递块小毛巾”……

那个飘着雨丝的下午,谢姐给我讲起另一位老人。谢姐以前从事美发行业,摸爬滚打二十多年,自己开了两家店面,每个月她都会腾出一天时间,带领员工去老年公寓探望那里的老人们,顺便为他们理理发、聊聊天。其间,一位老太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,她年过八旬,北京口音,戴着丝巾,从着装打扮一看就是文化人。果不其然,聊天中得知她离休前从事文学翻译工作,主要是俄语翻译,“文革”期间挨过批斗,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,在省城扎下根。一双儿女在国外定居,老伴去世后,她主动来到老年公寓,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,每天坚持读报、看新闻、听收音机,也刷刷短视频,活得从容不迫。有段时间,也有其他理发师去老年公寓搞志愿服务活动,为老人免费理发,她不理睬,不疾不徐地说道:“我只认那家的理发师,他们还会来的。”几天后,谢姐带领员工如约而至,老太太高兴得像孩子,笑着说:“我在等你们啊。”说到这里,谢姐直说“这个老人真可爱”,又补充道:“被她需要也是一种幸福。”话音落下,我的心里莫名一动,想起八旬奶奶杨本芬讲的家族故事,以及她说过的话:“我写下的这些故事则犹如梦幻,只是一场记忆。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,微小、脆弱。但在破灭之前,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,是一个完整的宇宙。”面对上了岁数的老人或行将就木的长者,我们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,能够陪伴的时光亦是如若鸟羽——轻盈、静谧、忧伤,划过岁月的积尘,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

又到九月九重阳节,蓦地想起身边的一些老人、一些往事,心头不由得陡增些许伤感。他们一如强韧的藤蔓,任凭岁月的风雨抽打,任凭历史的迷雾笼罩,依然不改其本色。年龄渐长,我愈发体会到老而弥坚的内涵——不是抗争,而是比“抗争”更加深邃的圆满,那是另一种大美,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之光。正如俄罗斯思想家罗扎诺夫在他的家庭医生去世时随手写下的:“时光飞逝,我们要互相亲吻;岁月无情,我们要互相亲吻。我们不会互相责备,甚至当责备是对的,也不互相责备。”互相亲吻,不互相责备,完全是出于爱的恒久忍耐,也是爱的神圣和伟大,这是只有“当你老了”才会明白的事情。

面对强韧的藤蔓,以及藤蔓上的晶莹露珠和一抹绿意,我们可望而不可即,等待有一天用身体来确认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银杏树下

□牟民

院子西边的菜园边,曾经有一棵手腕粗的笔直的银杏树,旁边有茂盛的法桐,春天一到,法桐伸展枝叶,很快把它遮挡了。远看,银杏树瘦弱的身子显得微不足道,它那铜钱般的叶子比起阔大的法桐叶子,有羞涩之感。风吹过,它扇动叶子,也是细声细语,淹没于法桐的哗哗啦啦中。

菜园里水肥充足,银杏树竟然挺起腰杆,一个劲儿往空里钻,同时不忘放粗腰身,不经意间,它有碗口粗了,脑袋高出了房顶。

秋天,当法桐把蒲扇般的叶子落满地面,露出自己粗笨的模样,便显出了银杏的潇洒。几场秋霜,把银杏墨绿的叶子渐渐染黄,再等到霜降日,它就金黄了脸蛋。银杏果泛白了,成串地往下坠。静默无语的下午,阳光煦暖,那棵银杏树沐浴着秋阳,展开叶子,仿佛挂着一枚枚铜钱,光从上往下流泻,叶子好像泛出油彩,一股温暖散发出来。仰望它一头金黄,满足地沉睡于阳光中。它既像初生婴儿,又像产后的母亲,望着自己的成就,鼾声正浓。

再经一场霜,金黄色老成了,叶子有了皱纹,苍黄的感觉。忽然起风了,叶子窸窣窣耳语,没等说完,纷纷下落。一些白果不甘落后,也跟着掉落。风越刮越大,叶子落地,眨眼工夫,一树金黄被地面收去了,它们在地下依然闪着光。它们去得干脆,去得利索,没有犹豫和徘徊,把空旷留下来,把天空给了头颅。满树剩下的白果,任它慢慢掉落吧,父亲并不去特意摇晃它。落下的白果待外皮腐烂,在泥土里搓一搓,扒出果肉,放上冰糖,早晚吃几个,可消咳止咳。

那年,一个乡下买树老客沿村转悠,便窸摸到了我家的银杏。老客很会说话,跟父亲拉家常,夸父亲的菜园好,然后说到银杏:根部扎进菜园吸走了力量,一亩不可二用,你把它移走,给它找个好地吧!

父亲耸耸肩头,摸摸银杏的腰身说:我养着它哩,不怕它吸走菜园力量。

老客说:你这银杏在村里太亏了,你把它运到城里,给大家观赏,它不是更有价值?

父亲又耸耸肩头:怎么,我们农村人就不会欣赏?

老客见没空子,尴尬地走了。想不到两年后,银杏树便离开了我家。那天我回家,见房西一半空空的,只有法桐寂寞地站立。问父亲:银杏呢?

父亲说,城里搞绿化,党员带头做贡献,我把它捐了。你也在城里,能经常看见它。在咱菜园里,它可惜了。

每次走过城北的牟氏庄园,南东北西路面全是银杏,一到秋天,一溜溜的金黄流泻在空中。我会抽时间去欣赏,慢慢走,细细看,笔直的银杏树直插云天,我想找到我家的银杏树,可看看没有一棵是我家的,再看看仿佛哪一棵都是我家的。

心里便由衷地喜欢它们,弯腰拾起落下的叶子,放在嘴边亲吻,一股太阳的味道,秋天的味道被我吸进了嘴里,我醉醉地呆在银杏树下。

忽见银杏树下站立着一位像父亲那样的老人,仰头看,手抚摸着树干,一动不动。再一眨眼,老人不见了,一行银杏树延伸出去,直到城北山下。